

(上接第五版)

悉心照顾 精心栽培

追忆与前辈刘定汉主教在一起的日子

◎张士江神父

1988年9月17日,刘良善、于汝松两位同窗晋铎。本来刘主教原计划同时祝圣我们三人,但若我那时一起晋铎,就必须立即到省会工作。鉴于当时情况复杂,刘主教明智而果断地推迟了我的晋铎日期,将我和河北修院刚毕业的八名修生一起送到了上海进修。我们被编为佘山修院的特别班,为此刘定汉主教关心备至,多次赴沪探望我们。1989年2月16日春节,我们再次回到献县与老主教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放鞭炮、包饺子、默想、读书……

鉴于邢台教区和家父卧病在床的特殊情况,1989年4月2日,我从上海赶回家乡,刘定汉主教在于汝松神父陪同下,风尘仆仆地从沧州专程赶到邢台,莅临我的家乡小堂亲自授予晚辈铎职,使家父有机会参与祝圣弥撒。刘主教讲道时谈古论今谦虚幽默:“今天我由献县张庄来到威县张庄是‘回老家’了!因为我们原是一个教区,老早叫直隶东南教区,一百多年前,耶

稣会神父们首先来到威县建立起了我们这个教区。后来又把主教府从威县搬到了献县,再后来发展成了四个兄弟教区……”老主教动情地回忆、分享令教友们感动不已!前辈的爱心照顾更让晚辈感激不尽!其深情厚爱让我铭记终生!

1990年冬,刘定汉主教和侯进德主教审时度势将我由上海召回,和几位老主教们妥善地安排了我的工作。1991年4月,信德社成立伊始,刘主教不但关心和重视文字福传,而且经常莅临当时的编辑室,关心指导……遇有重大抉择之时,我都会同刘主教商量。每次前辈都会耐心地倾听,慎重地分析,明智地决定。早期的信德丛书之一《默想全书》的出版计划就是由刘主教直接拍板,包括决定印刷数量。这一时期,我有更多机会陪伴刘主教外出探访一些教区、看望一些年老生病的前辈神长们……刘主教的嘉言懿行及其忠贞的信仰实践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的人生信

仰追求。

1992年10月20日至11月28日,辛·海梅枢机邀请刘定汉主教访菲就医,刘主教再次将学生带在了他身边。老主教访菲就医期间,我再次有机会侍候在前辈床前。刘主教不但将我带出国门,让我开阔视野,而且还经常嘱咐我要热心侍主、忠诚明智、谦虚学习……

1997年,根据信德社的发展需要,刘定汉主教通过河北主教会议在修院为信德社解决了办公用房。今天,信德社之所以能服务广大神长教友,信德报之所以能坚持与基层教会同行,并致力温和、稳健和纯正信仰的发展方向,离不开昔日刘定汉主教的理解、爱护和支持及其影响。

无尽的哀思 不逝的精神

2007年12月27日,刘定汉主教的葬礼在献县隆重举行。入殓时刻,我径直来到老主教的遗体旁,最后一次近距离地瞻仰前辈的遗容,向老人家作最后的诀别。昔日那个熟悉而谦卑的身影如今安详而舒坦地永远躺下了。此时此刻,再没有了任何劳累、压力和束缚之后,那位被压驼了背的老主教终于彻底地伸展开了他那高大的身躯……望着远去的灵车队伍,在泪眼模糊的默祷中,我知道我

们就要永别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神长了。同时我又感到,老主教其实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似乎还在我们身边,因为前辈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近在咫尺。老主教及其不逝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为一位个性鲜明的牧者,刘定汉主教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地献给了他所追随的主基督、他所侍奉的大公教会、他所服务的教区、他所爱的人们!刘定汉主教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坦率直爽、勇于承担、敢作敢为、谦虚谨慎、纯朴正直、

忠于信仰……凡是曾在刘定汉主教身边学习和生活过的人无不钦佩这位前辈长者的高尚人格。刘定汉主教对人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人们也无须仰视恭维。在老主教面前,我们没有距离感,惟有亲切、景仰和感恩的追忆。

刘定汉主教是我们度奉献生活者的一面旗。如今他人虽然走了,但这面旗还在迎风飘扬。因为他所培养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们已经继承了他的遗志,正在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回忆刘定汉主教

◎吴天爵神父

睡梦中,我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惊醒,睁眼一看屋子里黑蒙蒙的,扭亮台灯,打开手机一看,是教区办公室的号码。不好!我感到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吴神父么……?”听筒内传来教区杨全恩副主教的语音,我答道:“是的,莫非刘主教……”“是的,主教于凌晨2点15分去世,如果不是特别忙,你明天回教区帮助料理刘主教的后事”。挂断电话一看,时间是2007年12月20日凌晨4:17分。

躺在床上我再无睡意,从前的事情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刘主教是1981年在教区总堂,那时他还不是主教。我看到的是一位60多岁,瘦瘦的老者,两眼炯炯有神,不苟言笑。别人告诉我那是刘定汉神父,因为人很多当时我并没有跟他说话。

第一次和刘主教接触是在1983年,那时候我已经准备修道,记得是圣诞节前,本堂神父让我和另外一个教友去总堂取瞻礼单,要我顺便去见见主教,告诉他我准备修道,听听主教的意见。因为以前只是从远处观望,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过主教,真要面对面地接触和交谈,当时心情非常紧张。

见面后和主教说明我们的来意,并告诉主教我要修道,请他指导。他听了很高兴,问我文化程度、

家庭状况、家长的意见,是否告诉过本堂神父,我一一回答,他鼓励我要好好读书,学圣经,多和本堂神父联系,热心祈祷,有机会参加避静,在堂口里好好服务,给儿童们教要理。

临走主教送给一本《历史中的耶稣》和一本当年北京出版的旅行瞻礼单,嘱咐我好好学习,多读圣经。出来以后见主教的紧张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非常的喜悦和荣幸,没想到主教是这样一位可亲的长者,从那以后我修道的决心更坚定了。

主教对修生非常关心和爱护,这是教区的修士们所共知的,但他对修生们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记得有一年他带我到一个堂口去过圣枝主日,听说主教来了,很多教友就到我们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坐在炕上和教友们说话,我坐在一边津津有味的看书。教友们走了以后,他问我来的时候带圣经了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没带”。他又问我刚才看的是什么书?我告诉他是一本知识类的出版物。他听了很严肃地说,作为一个修士,出门为什么不带圣经?刚才当着那么多的教友,我还以为你读的什么圣经呢,随后叮嘱我说:“以后记住,出门时一定要带圣经。”我战战兢兢地听着,既害怕又惭愧,从那以后,我出门总会带一本圣经,也是从那一次我养成了读圣经的习惯。

199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应一位神父的委托,我和一位修士去总堂附近的一个堂口去做弥撒,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刘主教,他二话不说,严厉地问道:“今天晚上你去哪里了?屋子里的灯也不关,几次打电话也没人接,晚上出去也不说一声,到底怎么回事?”我解释说,我出去做弥撒了,他听了不信任地说,“你先去休息吧,今天这件事等查清了再说”。

我听了感到非常委屈,去那个村子做弥撒,因为没有自行车,大冬天换上运动鞋,走了一个来回,挨冻受累不说,还被主教不问青红皂白地斥责了一顿!心里感到非常的委屈,思来想去,一夜都没睡好,早晨也没去做弥撒。

次日早晨,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中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刘主教站在门外,没等我说话,主教握住我的手说:“神父,昨晚对不起,怪我没有调查清楚就批评你,不要和老人一般见识!”我听了眼泪止不住“唰”地流了下来。主教进入我的房间,坐下和我说话,解释昨晚的事情,我听了不再感到委屈而是感动,被老主教真诚的精神所感动。他真是可钦可敬,从主教身上我看到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和虚怀若谷的风格!

他虽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精神会永远鼓舞着我们!



■1992年10月20日,(自左至右)金树仁蒙席、作者、刘定汉主教、刘献堂主教和王顺元神父在马尼拉圣伯多禄教堂前合影



■2007年5月31日修女发愿大礼



■1992年刘主教在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康复后与儿子刘树本、侄媳孙顺的合影

